

步步闲心

Bubu naixin

连翘★著

皇家“童养夫”凭空变成叔。“三生有幸”
欺压对象翻身做了主，被欺负还得告一句
古言萌主连翘全新巨制 宫闱秘闻

为你带来笑虐两重天的
《后宫·真烦传》姊妹篇 原名《后宫·荒诞录》
爱，不一定要在一起，爱，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步步闲心

Bubu naixi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步步惊心 / 连翘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1-11814-1

I. ①步…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65 号

步步惊心

连翘 著

策 划 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吴 琳

特邀编辑 莽 儿 菜秧子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14-1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多少美貌付流水
020	第二章	多少白痴不后悔
036	第三章	多少挫折气不馁
058	第四章	多少爱难辨真伪
077	第五章	多少俊杰等人推
103	第六章	多少红颜不聪慧
150	第七章	多少梦里千百回
184	第八章	多少星火显珍贵
203	第九章	多少懵懂寒雨摧



目录



241	第十章	多少爱意变成灰
280	第十一章	多少歉疚让人愧
299	第十二章	多少枯骨码成堆
316	第十三章	原来爱情这道题，没人答得对
331	第十四章	但愿反转人世间
341	第十五章	但愿千里共婵娟
352	第十六章	但愿曲折皆落暮
361	第十七章	但愿无花无酒锄作田





第一章 多少美貌付流水

皇帝，是我叔，但我不能叫他叔，他心情好的话愿意听我叫他一声“皇上”，若是心情欠佳，我根本就不能叫他，最好是百米之外就遁走，闪得越远越好。

这并没有不合宫规礼仪，因为这是他下旨要求的，全天下我叔说了算，更何况这小小的礼仪。

在夫子还没教我学问时，我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我叔有多不待见我，等我刚识得学问的皮毛后，我便可以用一个准确的数量词来形容：我叔有九成九不待见我。

这貌似是一件伤心的事，但是我还没有哭泣。

因为我背后有人。

或者说，我上头有人。

我今几个就是奉了太后的懿旨进宫，没错，我的后台就是太后，兴许是我格外聪慧外加常年待在宫外见多识广，所以太后以及皇上的诸多嫔妃，都喜欢听我讲故事。

我的父亲被先帝加封为和顺王，我是家中的长女，自出生起就被先帝赐封为惜缘郡主，我的真名比较招我嫌弃，所以在此不表。

以上，是我的背景，虽在皇亲国戚中算不上显赫，但奈何我智商情商均高人一等，所以无论在宫里还是在宫外，我基本上从未受过欺负，都是我欺负别个。当然，后半句可以掐了不说。

唯一能欺负我的人便是当今圣上，但是夫子告诉我说，我不能把那当做“欺负”，而且每次觉得被皇上欺负以后，一定要奴才样儿地含胸拱手道：“皇恩浩荡，承皇上教导，惜缘三生有幸。”

每次进宫前，夫子都要我将那句话背上十遍、写上二十遍才准我出门。

今几个也是如此。

经过御花园时，一群叽叽喳喳的小豆丁疯跑着，当然，学名要称为“皇子公主们在御花园玩乐”。老远我就看见宫女太监愁云满面，生怕小主子们摔着自己要挨板子。

“你站住！”我准备经过，却被一个六岁大的男孩叫住了。

“太子殿下——”正要行礼，就被他抓住了胳膊。

那双迷瞪瞪的小眼珠子紧紧盯着我：“你是父皇的女人吗？”

我欲言又止，这是他第三十八次问我这个问题，每次进宫都能撞见他，即使他知道了答案，但还是一直会问，仿佛总有一天我会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以前我被问烦了，会从兜里掏出瓜子，边嗑边告诉他：“……我是你堂姐。”

但是他会继续问：“为什么是我堂姐？”

“因为我父亲是皇上的兄长。”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出生得早。”

“为什么？”

因为先帝少年时对万事好奇然后将好奇心放在了我美丽大方的祖母身上因此诞下了我父亲这种事儿我能告诉他吗？当然不能，免得教坏小孩子。

.....

鉴于我不管跟他怎么说，他总会问“为什么”，这一回我是真的受够了。

我眨眨眼，对他邪魅一笑：“我不是。”说完伸出柔滑的手指去捏他的脸，旁人看上去像是在爱抚，可是我是用了力的。

他没叫痛，继续睁圆了那双写满无知的小眼问我：“你是谁？”

我笑得更阴森了：“我是宫外吃人的妖怪。”

“啊——哇——”不该哭的皇子公主全哭着跑了，小太监就像抓小鸡的老鹰，抓了这个丢了那个，乱成一锅粥。

那个该哭的人儿依旧抓着我的胳膊，不耻下问：“为什么吃人？”

“.....”我向天空翻了翻白眼，“因为我饿。”

“吃什么人？”

“吃不听话的小人儿。”

“从哪里开始吃？”

“.....”

“是屁股吗？我洗干净了，你是即刻要吃吗？”

“.....”

想要见到太后不是那么容易的，过三关斩六将那是常事儿，好在我的心态恢复得非常快，在过了太子这一关后，我继续往寿康宫前进。

不料，我高兴得太早，当看见了前方行来的那四个人时，我已经躲

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仰起笑脸行礼道：“惜缘给众王爷请安。”

“呦，我当是谁呢，是咱们的小心肝进宫啦，什么惜缘不惜缘的，我看还是你本来的名儿最好听。”逗我的这人一身华服，是先帝的四子恒悦王，是我表叔。

“这样说确实生疏了，小侄女重新来过。”帮腔的人是南良王，还是我表叔。

我苦大仇深地再一次行礼：“侄女傅心肝，给叔叔们问好。”

“这样子确实亲近许多，可是你怎么乱给自己改名字，名字是父母起的，往大了说可就是大逆不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说话的这人还是我叔……

恒悦王乐不可支，将折扇在手心一拍，又对我眨了眨左眼，那个眼神荡漾得不可言喻：“小心肝可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素闻恒悦王喜好男风，他怎么还浪荡地对我眨眼，还说我有意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明明都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最爱听我叫他们叔来彰显亲近，殊不知这世上我心甘情愿叫叔的人，只有一个，但他还不愿意我叫他叔。

“你父王最近可好？”

我最不喜欢应付这种客套话，他们这四王背后没少扎父亲的小人儿，全因为先帝念及父亲敦厚老实，曾赐予父亲一块能调令十万禁军的军符，如果有侵害傅氏江山的叛军出现，父亲将是最后一道关。

这天下男儿，谁不想做皇帝，先帝驾崩后，当时的太子却下落不明，登基的不是任何一个宫里长大的皇子，而是从小养在宫外一度盛传已经死了的傅东楼，也就是当今圣上。

.....

我在心里将他们的脖子拉长再打了个蝴蝶结，脸上却浮起笑意：“父亲一切都好，心肝还要陪太后说话，就不和叔叔们玩笑了。”



当今是傅氏天下，“心肝”这名字虽好，可是我姓傅。

我弟叫傅宝贝，曾几何时，我是多么感谢先帝，能赐我惜缘二字。

进了寿康宫，一水的美貌嫔妃齐齐坐在那儿，太后坐在正上位，对我慈爱一笑：“心儿来啦！”

“太后吉祥，各位娘娘吉祥。”

“快起快起！”太后伸手召唤我，“到哀家跟前来，让哀家看看你是不是瘦了？”

自从上回进宫路上，我把抬轿的轿夫压成肩周炎以后，我每顿都少吃了二两饭，清减一些也是理所应当，我笑道：“太后依旧那么年轻，风采照人。”拍马屁的技术我是炉火纯青。

太后听了果然高兴，但嘴上还是说着：“哀家老了，不中用啦。”

接下来我继续讲上回没讲完的故事，正说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猴子站起身，掏出又粗又长的大棒，突然——”

“是从哪里掏出来的，裆下吗？”

这句稚嫩的童声比我故事里的“突然”还突然，吓得太后身子一抖，几个嫔妃喷了茶水，而我石化在当场——是年仅六岁的太子崇重。

他不仅偷跟来了，还偷听了，还用眼神威胁了太监们不准禀报，小小年纪，这么……这么……如何是好？

在气流不再流通、大家手足无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时，一声高亢的“皇上驾到——”响彻整个寿康宫。

太监的这一嗓子，仿佛在宣布着我的死期临近了……我叔让我没事不要进宫！这可怎么好？我往哪藏？！

看着我慌乱地踱步，太后忙安抚我：“心儿莫怕，有哀家罩着你。”

诸多皇婶婶也共同表示，她们一定会保护我。

我突然有种流泪的冲动，我想我应该是光荣地获得了“妇女之友”

这个头衔。

是因为皇上不喜欢我，所以皇上的嫔妃们就都喜欢我吗？这里面的逻辑我一点都不想懂……

一抹能闪瞎人眼的明黄缓缓移进来，步伐虽缓，但每一步都稳健坚定，这就是所谓的王者之气吧。

还没来得及看我叔的脸，我就已经跪下了：“惜缘郡主傅心肝叩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意料之中，我叔没理我，不仅没叫我平身，连看我一眼都不曾。他朝着太后走去，声音难得的温和：“儿子给母后请安。”

我偷偷抬起头，看见太后拉着他的手，笑容明显有些裂了：“皇上这么忙，今儿个怎么有空过来？哀家听说你让恒悦王他们进宫来了？”

我叔对答如流：“快到中秋了，儿子想让皇家宴会与以往不同些，便特意让恒悦王他们进宫来献些点子。”

太后点点头：“也对，狄念是鬼点子多些。”

据我所知，恒悦王傅狄念，可是傅氏皇族中出了名的馊点子专业户，他要称第二，都没有人敢当第一。

有些嫔妃也跟着应和点头，气氛一片祥和，只有我跪得膝盖疼，我微微地把重心移到臀部，以缓解膝盖的酥麻。我这命啊，咋这背。

“父皇——”太子本来钻到某个娘娘身后躲起来了，不知为何现下又窜了出来，“儿臣今天被夸奖了！”那讨宠的小嘴脸啊，真是让我想狠狠地拧他一把。

可是我叔却很受用，毕竟一个浑圆的小球冲出来，换谁都会面露宠爱之色（除了我）。我叔摸摸太子的头：“是太傅夸你功课做得好？”

我呸，谁不知道太子崇重最会做的功课就是画王八，还每每爱贴在太傅的背后，把白发苍苍的太傅气得差点提前归了位。

崇重仰起稚嫩的小脸：“太傅夸儿臣漂亮！”



我叔：“……”

我吐血都不知该从何处吐起，太傅啊，是实在没得夸了吗？难为您了啊！

我叔缓过来了，教育崇重：“储君不需要漂亮，需要的是学识和胆识，明白了吗？”

崇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拉着皇上的手，朝我看过来：“父皇，儿臣还想听心肝说孙猴子从裆下掏出大棒然后怎么了？”

是谁说崇重没有胆识的，给我站出来！年纪那么小，说这么长的一句话他都不带歇口气的，太子还真是有皇家的慧根啊！

不过雷母啊，还是求您发发慈悲，现在就降一道天雷让我死吧。明明崇重每次都像不认识我一样，原来他一直是装的，他都能准确叫出我的名儿！！

我叔是正经犀利帝，我有种预感，我会不得好死。

皇上先是皱起了眉头：“大棒？”然后才缓缓地侧过头来俯视我。

我发誓在与我叔四目相对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仿佛时间的车轮只从我身上肆无忌惮地碾过，而放过了他。

他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浓眉威严，目光凛冽，肤色看上去有些苍白，我觉着我叔的后宫美眷那么多，他还真是很难不苍白。

我的视线正要移开，就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叔瞪了我一眼，音调明显和方才是两个样儿：“哦？惜缘郡主怎么也在？”

我早就在了好吗……你们看你们看，皇上要为难我了！

我用眼神向太后求救，太后示意我坦然受死。我再看向皇婶婶们，她们都向我投来刻意的眼光，仿佛是在告诉我：放心，我们必会护你全尸……

这让人更不放心了好吗？！

我赶忙跪好，动作标准：“回，回皇上，臣女是奉太后懿旨进宫，特来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您就把我当个说书的，放了吧……当然，这句被我硬生生咽进了喉。

他又用灼灼的目光把我刺了一遍，然后坐下，故作漫不经心地端起宫女奉上的茶，抿了几口：“哦？是吗？朕也想听听。惜缘郡主继续讲吧。”

我浑身狠狠一抖，话接得飞速：“臣女一见圣颜，颇为紧张，因此还未准备好。”

我一说完，皇上久久未语，专心致志地用杯盖拨着茶叶。各宫娘娘面面相觑，都不知道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膝盖跪得酥麻，看着我叔调戏着茶叶，喉中更觉干渴，渴又不能喝，委实是辛苦。

半晌，我叔抬起眸子，瞥了我一眼：“可以了吗？”

可以什么？我只疑惑了一瞬就立马明白，他是在等我准备：“不！不可以，臣女愚笨，忽然把故事给忘了。”明知逃不掉，我还是要做一番垂死挣扎。

“罢了，既然惜缘郡主不想讲给朕听，那么朕就回御书房看折子去了。”皇上将茶杯放下，起身面向太后，“儿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看母后。”

果真是圣意难测啊，皇上就这样放过我了？可是我还跪着……

太后客套了一下：“国事繁重，可皇上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子。”

皇上也回应她的客套：“儿子明白。”

这看似和睦的关系，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太后是皇上的亲娘呢？殊不知，先帝在位时，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没少对我叔的亲娘施放大招……当然，这些事都不是我亲眼所见，是我娘跟我讲的，我娘年轻时



就早已将她八卦的触角伸进了皇宫。

看着皇上迈步离开的背影，我深呼了一口气，今几个的劫难我算是过了。

“父皇，父皇——”太子崇重巴噤噤跑了过去。

我叔都走到门口了，这时回了身，崇重没控制好速度直接栽进了皇上的怀里：“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喜闻乐见啊，真是全国人民喜闻乐见！太子竟然会说“求”字了！他以前可是一派威风地要这个要那个，我还以为他只会说“要”字。

“太子想要什么？”果然我叔还是知道崇重是想要东西了。

崇重又向我看过来，然后用手指着我，我一颗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

“儿臣想要媳妇。”他还觉得很高兴，“就她。”

很明显，太子崇重绝对是在对我的命运进行无情的补刀……

我迅速将头磕在地上不敢起来：“皇上饶命！臣女绝对绝对没有勾引过太子殿下！”念及我掐过太子的脸，不管太子是不是在报仇，我都是在作死啊！我今后一定离他远远的。

我叔竟然笑了，不过笑得我浑身发冷：“朕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自己倒先承认了。”

太后及时帮我说话：“皇上，太子童言无忌，惜缘郡主是无辜的。”

各宫娘娘们也一齐帮腔：“就是就是，童言无忌。”

有的嫔妃还问太子：“崇重，你知道什么是媳妇吗？”

太子答：“媳妇就是喂我吃饭，陪我睡觉，给我讲故事的。”

有人笑了：“那刘嬷嬷都做到了，她就是你的媳妇呀，对不对？”

太子想了想，点头：“对。”

有人又忽悠太子：“为人君者，不能贪恋美色，有一个媳妇就好了，知不知道？”在皇上面前说出这样的话，这人脑子明显不够用啊。

不过太子的脑容量更有限，他说：“哦。”

刘嬷嬷是太子的乳娘，她不仅喂太子吃饭，还喂他吃过奶……不过，刘嬷嬷的年纪以及她松动的脸皮……吓吓！我驱散我的联想，刘嬷嬷现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回府就给她烧高香。

我叔听了这些话，终于给我了一个明示：“跪安吧，没你的事了。”

“谢……皇上。”我感激涕零。

我叔又说：“惜缘郡主没事就少进宫，多在府上陪陪你爹娘。”

“……臣女遵旨。”

太后留我用了午膳，又赐了好多锦缎给我压惊，许是见我吃饭的表情比吞金自尽的尤二姐还艰难，她也没做勉强，安抚了几句，午时刚过便放我出宫了。

府上的轿子就停在宫门口，我一露面，三元就喜笑颜开地小跑过来：“郡主，太后娘娘赐了好多东西呢，要不要奴婢去点点？”

“不用点了，”我望了望宫门，叹了口气，“快起轿吧，离这龙潭虎穴远一些。”

.....

路上倒也没什么稀奇的事发生，轿夫脚程快，没多久便到了和顺王府。

老远我就听见四喜在喊叫：“郡主回来啦！郡主回来啦！！”她就差喊“郡主活着回来啦”给大家报喜了。唉，都知道我的后台硬，可再硬也硬不过皇上……

三元扶我下轿，然后就去收拾另一轿满满的赏赐。

我问四喜：“老爷呢？”

四喜说：“王爷去狩猎了，五日后回来。”

嗨，谁不知道和顺王善良又爱心软，他那哪是去狩猎啊，明明是去



救助动物的好不好？偏院那些野鸡野兔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又问四喜：“夫人呢？”

四喜说：“夫人在隔壁打马吊。”

隔壁是朝中红人钦天监正使姜准的府邸，姜准他娘亲和我娘是牌搭子。

我正要差四喜过去把我娘请回来，就听见三元一声大叫，叫声诡异响彻王府上空久久不能消散矣。

我皱眉：“死丫头，你鬼叫什么？”

三元吓得扑通跪地：“奴婢该死，奴婢没发现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那么圆，身上的缎子又好看，藏在太后娘娘赐的锦缎后面，奴婢实在没能发现。”

四喜拍着我的胸口给我顺气：“郡主您冷静点！深呼吸深呼吸，您可别晕啊！”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词——太子？太子！！！！

我想今日的一切遭遇，都可能是我平时不太修炼人品的缘故。

太子蹦下轿子，第一个动作是提了提裤子，然后便抬起他那张圆乎乎的小脸，对我龇牙一笑：“心肝！”

我五岁的弟弟傅宝贝从偏院跑了过来，老远就喊着我：“长姐——”

我一个脑袋立刻变两个大，忙把傅宝贝抓住，然后将他身上粘的鸡毛拔掉，顺便掏出手帕帮他擦了擦鼻子下那两条晶莹透亮的……

傅宝贝有怪癖，不让下人碰，谁碰他咬谁，所以伺候他的重担基本就落在我这副柔弱的双肩上。

太子认得傅宝贝，他俩一起玩过，便很大方地打招呼：“宝贝！”

傅宝贝眨了眨眼睛，似是回忆了半天才开口：“虫虫（崇重）。”

由于年幼，我弟说话不太标准，但他还特别爱说：“你蛋哈奶（干啥来）？”

太子倒也大度，没有怪我弟给他改了名儿，只是指着我命令：“心肝，继续讲孙悟空。”

宝贝听过孙悟空，条件反射就搭腔：“金光容易棒！棒棒！”

太子纠正他：“是金刚如意棒！”

傅宝贝：“金刚容易棒！”

太子：“是金光如意棒！！”

两个小人儿幼稚地叽哇乱叫，吵得我额角的青筋直突突，我命令三元：“快，把他俩带到屋里去，拉开一点，别让他们打起来。”

好不容易看见那两个小不点的背影，我深呼出一口气，然后就开始想：如果宫里头知道太子不见了，会不会以为是我拐带了太子？后果怎么样？会满门抄斩吗？给留全尸吗？我愁啊……

“郡主，姜大人他——”

听见四喜的声音，我一扭头就看见姜淮摇着把折扇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天气已然入秋，还摇扇子的不是在装风流倜傥，就是有病。我觉得是后者。

我早就跟下人交代过，和顺王府禁止姜淮进入，还制定了“防火防盗防姜淮”这个口号，谁放他进来我就扣谁月钱。平时大家的眼睛都瞪得雪亮，显然，今儿个太子把大家的日常都打乱了，没防住那个风流鬼。

想到太子，我赶紧又朝屋子的方向瞥了一眼，有点不太确定姜淮进来时看没看见不该看的东西。

姜淮顺着我的眼神望了望，做出好奇状：“心肝，莫非你是在偷人？”

我没理他，我有病才会理他。

姜淮在我耳边大叫：“小心肝！”

我忙揉着耳朵，怒回：“小心你的肾！”